

幽燕钩沉

文坛艺海一瞥

京华周末

92

精萃



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编辑部编
同心出版社

京华周末'92 精萃

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编辑部 编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京华周末 '92 精华

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编辑部 编

*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9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册

ISBN 7-80593-030-9/1·004

定价: 5.70 元

目 录

幽燕钩沉

- 团城演武厅..... (1)
- 颐和园苇场门..... (2)
- 鲁迅之母长眠地..... (3)
- 房山有一汉古城..... (3)
- 戒台寺前的石佛崖..... (4)
- 关沟中的石刻阿弥陀佛..... (5)
- 清朝皇帝与大觉寺..... (6)
- 北京最早的植树碑..... (8)
- 旧北京的“宅门”..... (8)

曹雪芹墓石争鸣

- 一石激起千重浪..... (10)
- 曹霑墓石是怎样发现的..... (16)
- 顾平旦心存疑虑 冯其庸信之不疑..... (18)
- “曹霑墓碑”之再质疑..... (20)
- 曹雪芹长眠何处..... (22)
- 我当时为何“言辞闪烁”..... (24)
- 雪芹身后岂无棺..... (25)
- “河干”究竟指何处..... (26)
- 我们的一点说明..... (28)
- 想起纳兰性德墓..... (29)

请教周汝昌二三事	(30)
对杜文、朱文的答复	(32)
曹霖墓石是真是伪	(34)
红学争端知多少 (小资料)	(37)

北京人物

陈俊愉和“茶皇后”	(39)
全能运动员与著名科学家	(41)
凡人赵一凡	(44)
写给西麟	(47)
刘心武和《风过耳》	(55)
无悔的道路	(58)
设计人民币的大画家	(63)
齐派传人	(67)
跤坛铺路石徐刚	(69)
新闻战线一老兵	(72)
兀坐书林自切磋	(75)
鸽哨名家张宝桐	(78)
毛主席纪念堂的女局长	(80)
今日李讷	(83)
朱敏教授的情怀	(87)
沧桑依旧章含之	(89)
周恩来特使赴东瀛	(94)

漫步京城

北京的你，到底慢几拍	(100)
京城俄罗斯“打工妹”	(102)
送你一枝玫瑰花	(103)

生活之友

我的人生哲学·····	(107)
我的消费观·····	(115)
百味人生·····	(132)
凡人琐事·····	(158)
乐在其中·····	(173)
生活百科·····	(181)

一管之见

千载公案任君说·····	(200)
茶文化、豆腐文化以及·····文化·····	(201)
请勿望文生义·····	(203)
听戏与看戏·····	(204)
同名同姓的烦恼·····	(205)
莫名其妙的书法·····	(207)
“刺激”一点又何妨·····	(208)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209)
脸蛋与气质·····	(210)

王朔的创作讨论

致关心我的读者们·····	(212)
请你不要故作潇洒·····	(213)
谁该悠着点儿·····	(215)
谈王朔及其“侃文学”·····	(216)
王朔：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217)
王朔，继续你的潇洒吧·····	(217)
王朔，你还是留点神好·····	(218)

文坛艺海一瞥

- 版权纠纷不断 文人频上公堂····· (221)
-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曾被改动····· (229)
- 李氏三姐妹忆劫夫····· (230)
- “金孔雀”寻到了盾牌····· (233)
- 艺术作品均受法律保护····· (235)
- 李谷一认为走穴有理····· (236)
- “走穴”与第二职业····· (239)

施拉普纳在华情况

- 我认识的德国教头施拉普纳····· (241)
- 侃侃我们的“施教头”····· (243)
- 请施拉普纳错了吗····· (245)

社会纪实

- 跨时代的呼唤····· (248)
- 旧货市场的新生····· (254)
- 海参崴的中国摊儿····· (261)
- 城南“浙江村”····· (265)
- 黑河，中俄贸易霞满天····· (274)
- 经商：国防绿的禁区？····· (283)
- 国际倒儿爷····· (288)
- 哥们儿姐们儿学开车····· (300)
- 养路费的忧患····· (311)
- 票提·黑车····· (318)
- 残疾忧思录····· (327)
- 让生命之舟宁静靠岸····· (337)

金钱俘虏的“女奴”.....	(343)
公开通缉之后.....	(350)
京城追剿票贩子.....	(361)

团城演武厅

一说团城，人们都以为是北海的团城。其实，香山公园东南2公里处还有一个团城，它是北京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城池式建筑。团城演武厅就是乾隆帝阅兵的场所。

团城整座城池呈椭圆形，两侧各有马道直达城上。城墙高11米，用灰色城砖砌筑，拱券门洞，门洞上方正中嵌有玉石门额，北门石额写着“志喻金汤”，南门石额写着“威宣壁垒”，均为乾隆御笔。城头南北各有一座巍峨的城楼。

团城南部为演武厅，系五间敞厅式建筑，单檐歇山顶，绿琉璃瓦黄剪边，大木结构，四周回廊，后三间出抱厦，前三间出轩，轩前有宽敞的白玉石砌成的月台。现厅内按当年陈设复制了乾隆阅兵的御座。演武厅前是教场，占地约三百余亩。

据清史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春，我国西南大金川地方土司莎罗奔发动战乱。为平定大金川战乱，乾隆帝决定发挥八旗部队云梯攻城的传统长技，于乾隆十三年七月下诏，选拔八旗军中少壮勇健之士300名演习云梯，在香山东麓仿照大金川石碉的形式建起石碉多处，训练实战登碉，云梯兵很快扩编至1000人，训练科目也增加了射击、冷兵器近战、弓箭及骑射。大金川平乱之后，乾隆帝正式将云梯兵组建为健锐云梯营，命云梯兵士集中居住于香山，把团城演武厅一带定为云梯兵的固定训练场地。健锐云梯兵是乾隆时期的精锐特种部队，编制最多时达3800多人。乾隆帝曾多次来团城演武厅阅兵。

现在团城演武厅已正式开放。演武厅内有《团城演武厅史料陈列》展。

孙 璞

颐和园苇场门

在颐和园的导游图上，找不到苇场门。然而，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颐和园有个苇场门。特别是1990年昆明湖的清淤工程，数万名解放军官兵、大学生携锹扛镢参加昆明湖清淤的义务劳动，都是从苇场门入园。平时职工上下班，联系业务的单位、车辆都要经过苇场门。这门为什么叫苇场呢？

苇场门，顾名思义，是出苇子的门。据现在仍健在的退休老工人介绍：刚解放时，颐和园内十分荒凉，昆明湖池浅水少，十七孔桥以南，西堤六桥两岸，藻鉴堂，团城湖等大面积水城长满芦苇、杂草，野兔、狐狸、狗獾、黄鼠狼、刺猬每天都可见到，野鸭、水蛇也很多。

为了防止冬季大面积芦荡失火，同时也为给国家创造收入，当时的公园管理处发动职工每年上冻时打苇子。铲下的苇子都运到文昌阁东南空地上堆放。当时圆明园遗址及其周围地界均由颐和园管理处管理。因圆明园一带的沼泽地也到处是芦苇，颐和园派人打的苇子也运进苇场门。西直门外城郊的菜农们多向颐和园购苇子，用于制作风障。到1958年大跃进时，曾经在凤凰墩周围毁苇种稻。一位老工人在用芦苇搭的窝棚内休息时，曾见一条一米多长、胳膊腕粗的蟒蛇爬进被窝，足见当时的荒凉。随着游人的逐年增多和公园景物不断恢复、改观，苇子地面积逐年减少。到80年代，仍有白洋淀人人冬前来打苇子，每年陆续打一个多月。自从去年昆明湖清淤后，苇地才被挖没。现今人们漫步西堤，依稀可见极少数芦苇野生于岸边。昆明湖240年的淤泥清走了，芦荡不见了，当年存苇子的场地也建起了各类办公用房。

侯瑞华

鲁迅之母长眠地

鲁迅之母鲁瑞，在北京生活了 20 多年，百年以后就葬在西郊四季青乡的一块小坟地里。此事鲜为人知。1943 年鲁瑞弥留之际，周作人的朋友旗人巴寿仁委托板井村的栾从文先生在附近为周家买一块坟地。栾从文在板井村西买下一块隙地。鲁瑞辞世后，墓也修好了。出殡那天，天朗气清，灵柩是杠夫抬着来的。下葬时，“灵柩头顶玉泉山、脚踏紫禁城”，棺柩几经拨正，方归吉位，一直等着周作人来掩埋头锹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周作人的日伪关系，出面查封墓地，强从坟户手里要走地契。然不久又启封了，重新发给坟户一张周建人名下的地契，周家一场虚惊。1958 年大跃进时，当时社员向坟地要粮，前来平坟砍树，坟户赶忙阻拦并火速进城面见周建人汇报情况。周建人找到了彭真市长，此事平息。“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抄了坟户的家，后平毁了坟头，砍光了树，坟地之物荡然无存。然地下棺木并未受到破坏。

严 宽

房山有一汉古城

京郊西南房山区堪称文物“大国”。周口店猿人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云居寺石经古塔早已蜚声国内、名闻世界。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豆店土城还没引起世人关注。豆店土城东西长 1106 米，南北宽 800 米，保存最好的西南角城墙高达 8 米，顶部宽约 2.5 米，底部宽约 17 米，从其断面上观察，城墙是夯筑面成，夯层厚约 12—17 厘米，夯窝为圆形，直径 5—6 厘米。城内西部偏北处还有一长方形小城，东西长约 4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在

大城外约 20 米处，还有一周土城廓。从其迹象测得东西长 1200 米，南北宽 900 米。由此可见，豆店土城由外廓、大城、小城三位一体组成。据文物专家们实地考察，城墙夯土内和城内地面上发现一些陶片，从这些陶片的特征看，应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早期的遗物。

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一载：“良乡旧治在涿州北四十里，五代唐长兴三年移治于此（今良乡城）。”《大清一统志》卷四：“旧志，汉良乡城在涿州北四十里。”另据古代文献有关汉良乡城地理形势的记载和土城周围环境相印证（如大石河、大房山、琉璃河镇等）基本上能够确认豆店土城为汉代的良乡县城。

该土城至今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但历史传说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曾于此屯兵起事，讨伐荒淫腐败的隋炀帝，为上城创建了辉煌的一页。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型命名于此，豆店人又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苏宝敦

戒台寺前的石佛崖

戒台寺山门外有一条石板路直通大灰厂，是过去由丰台方向到戒台寺朝覲的香道。石佛崖就位于这条路的北侧，距戒台寺约 1 公里远。

石佛崖是座浅绿色沙岩石崖，崖上凿有石穴 19 孔，穴中雕刻浮雕佛像，总计 21 尊。其中 18 孔石穴都为圆形，直径 80—150 厘米，散乱地分布在崖壁上；每穴雕佛像 1 尊，佛像有男有女，服装各异，有的佛像还分别手持莲花、锡杖、佛宝、芭蕉扇等法器。唯独最下层主位上的石穴与众不同，呈长长的拱形，高 80 厘米，宽约 3 米，内雕三世佛三尊；石穴左上方雕一宝瓶，右上方雕一神牌，足见其位至尊。石佛崖上的佛像雕工精细，造型逼真，充

满浓厚的北方佛教石刻风格。大部分佛像至今保存完好，眉目清晰，是珍贵的佛教艺术品。

石佛雕凿于什么时间，没人知道。只知崖前小山村因石佛而得名石佛村。据村中老人讲：很早以前崖前曾有座古庙。笔者考察时，在第二层西向的一石穴两侧找到16字题刻，题刻竖书，左为“南无阿弥陀佛”，右为“京都清塔寺比丘成王造”。从题刻和雕刻风格分析：石佛应是元代之物，庙为京城清塔寺下院。

几百年来，石佛历经风雨、劫难。那些破损的佛像就是日本侵略军破坏的罪证。“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地村民用泥将石穴封堵起来，才使这些艺术珍品得以保存下来。可是今天石佛崖面临着被开采的威胁。有关部门应及早采取措施保护这一珍贵的文物古迹，使其免遭毁灭。

张新政

关沟中的石刻阿弥陀佛

从南口镇到八达岭40里的关沟中部，在弹琴峡隧道南端停车场旁的半山腰，有一处著名的古迹，即传说的“五郎像”。传说宋代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在金沙滩与辽兵大战，失败脱身后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因而有身着袈裟的形象。五郎像的传说源远流长，于是，近来有些关于长城的著作，把这个民间流传的说法依附在石刻像上，当成真的写了出来，并加以演绎说，明代守长城的将士，崇拜杨五郎，要像杨五郎那样忠贞保卫中原大地，因而刻像祭祀。这样一来，“关沟五郎像”就成了真实的石刻文物声名远播。其实，只要留心细瞧，就会发现这尊石刻绝非是杨五郎，它应当是一尊佛教接引众生的阿弥陀佛像。

这尊雕刻在崖石龛中的深浮雕像，坐西面东，高两米多，结跏趺坐在“莲华座”上，两腿压脚的姿势在佛教中叫作“吉祥

坐”；两手平摆腿上，两手手指交叉，食指弯曲与大拇指对顶，这在佛教中称“上品上生”手印，而且还是阿弥陀佛专有的九个“来迎印”中最高品位的一个手印。在我国许多古寺庙的大雄宝殿中，常常会看到与这姿态完全相同的塑像。

阿弥陀佛是梵文 AmitabhaBuddha 的音译，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念佛的人往生“西方净土”。据说，念此佛名号，深信无疑，就能受到保佑，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念佛”。从小说《西游记》中，常常见到唐僧口中不离“阿弥陀佛”就是此意。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刻阿弥陀佛呢？这里，上是高山，崖坎下临深谷，是古时关沟大道上最危险的地段。佛像脚下不远的崖石上仍可见到有斗大的三字“五鬼头”，这是这片土地过去凶险的地名。传说，这里常有五鬼作祟，过往行人十分害怕，于是善男信女就在路边修庙凿龛，雕刻佛像，受“佛陀保佑”就会遇难呈祥一路平安了。后来，因修筑京张公路铁路，劈山开石淤塞溪谷，天长日久，古庙湮没，而今只存这尊石刻佛像了。

为保护文物便于观览，山坡上新砌了石阶，整修了佛像前的石平台并加修护栏。如果去八达岭长城，不妨在隧道口小作停留。阿弥陀佛石雕餐风沐雨历经 500 多年，仍然慈目善眉神采奕奕，他的“上品上生”手印，对游人是个吉祥的祝福。 季 夏

清朝皇帝与大觉寺

坐落在西郊阳台山麓的大觉寺，依山势层迭而上，寺内泉水自石缝里汨汨而下汇成深潭，寺中古树枝繁叶茂，呈现出一派生机。当人们漫步在这里细细观察，不难发现，这座寺庙与清朝皇帝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寺庙的主持是雍正皇帝任命的，寺后山上的塔是乾隆下令修建的，殿内的匾额是慈禧题写的。

清朝顺治皇帝福临笃信佛教，但心愿难遂郁郁寡欢，青年就命丧黄泉。他对佛教的崇拜与信仰，对以后的皇帝产生了极深的影响，雍正皇帝对佛教就推崇备至。他结交了许多僧人，其中最受他信任的是迦陵和尚。一次，他游至大觉寺，见这里山清水秀，树木参天，是诵经念佛的好地方。于是他下令大兴土木，其中一座建筑宽阔敞亮，雍正用自己的斋号为它命名“四宜堂”，还亲笔题写匾额。而后，雍正接迦陵前来做大觉寺的主持。为记述这件事，雍正亲笔撰稿书写了《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这块碑的拓片目前正在大觉寺的山门殿里展出。

乾隆继位后，也多次巡幸大觉寺。他作了许多吟诵寺内古迹、花木的诗篇，还亲笔为寺内的大雄宝殿题写了“无去来处”，为无量寿佛殿题写了“动静等观”的匾额。据传说，乾隆过腻了繁华热闹的生活，悄悄来到大觉寺，准备尝尝出家当和尚的滋味，清淡的饮食，长时间的打坐念经真使他吃不消。一次念经时，他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迦陵顺手向打盹的人打了几戒尺，打过仔细一看是打了皇上，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乾隆一琢磨自己天生就不适合修行，于是写下“仙阙少缘份，风尘属寡人”的诗句后，离开了大觉寺。他前后出家四天。后来迦陵和尚去世了，乾隆认为他施教有方，特下令在寺庙后院建一座墓塔，迦陵和尚的舍利就埋在塔下，如今这座塔成为大觉寺诸景中的一景。

慈禧掌权后，知道先祖与大觉寺的关系，于是亲笔为大觉寺题写了五块匾额，现在分别挂在大觉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内。

乾隆皇帝为大雄宝殿题写的“无去来处”匾现已成了一块白板。原来北京临解放时，一支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败退到大觉寺，看到“无去来处”，触景生情，用刺刀把这些字刮得干干净净。

大觉寺这座曾与清王室有密切联系的寺庙如今已成为劳动人民休憩、游览的场所。

孙玲

北京最早的植树碑

在我国，自古就有植树造林、为后代造福的传统，并有植纪念树、立纪念碑的习惯。北京地区最早的植树纪念碑，首推石景山区蟠龙山上的“清明植树碑”。据1991年出版的《石景山区地名志》考证，它是北京地区现知最早的植树纪念碑。这座植树碑位于模式口村北，明代古刹“法海寺”西南500米处。它背倚青山、南瞰京门古道，与李四光先生发现的“冰川擦痕”隔谷相望。植树碑为一青石质的方尖碑，高160厘米，底边宽40厘米，正面镌刻：“辑威将军京兆尹刘梦庚手植”十二个楷书大字，背面题刻日期为“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刘梦庚是湖北潜山人，1923年至1924年任京兆尹（相当于现今的市长）。他积极响应冯玉祥将军提出的“为国植树，造福后人”的号召，在1924年清明植树节时，上蟠龙山与当地百姓一起植树造林，并立下了这座纪念碑。

张新政

旧北京的“宅门”

“宅门”是旧时北京人对达官显宦、名人富绅住宅的特有称呼。它的产生与变化同封建等级制度息息相关。

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连住宅的称谓，也有严格的规定。《大清会典》中规定：只有“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它的人不论职位多高、名望多重，宅院多广，只准称“宅”、称“第”，不许称“府”。逾制是要砍头的。比如乾隆朝的权臣和珅，虽然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私宅不亚于王府。其私宅也只可称之为“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产生了“宅门”

这一特殊称呼，以与平民住宅相区别。

旧京“宅门”都为深宅大院，门前有石兽、门蹲、影壁（Bei）。产权多为居者私有，偶有外籍租住者。“宅门”主人是有钱有势的上等人。因此门房坐着势利眼的看门人，宅内雇有听差的、厨子、老妈子、奶妈、使唤丫头、抬轿子的（后来被拉包车的所取代）。一般平民对“宅门”总是敬而远之。

辛亥革命后封建等级制度和私宅称谓的规定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称呼仍延续了下来。不同的是有些以前从事“下九流”行业的富人、名人的私宅，也被称作“宅门”了。例如：叶盛章等艺术家和“花王五”的私宅等，都有人称之为“宅门”。旧京“宅门”分布内城居多。东城富商宅门多，西城官宦宅门多，故有“北京城东富西贵”之说，而外城则是外籍名士宅门和后来的伶人宅门多。

解放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公民人人平等，宅门的称呼也随之消失。只有在北京老者聊天时偶尔提及“×××是某人宅门”。

张新政